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童年 · 四朵喇叭花 · 茶山下的激战	6
第二章	家道渊源 · 储光羲之后 · 父母双亲	14
第三章	少年求学路 · 初小复式班 · 布鞋与草鞋 · 长街中学	27
第四章	高中岁月 · 去宁海读书 · 困难时期 · 柔石文学社社长 · 入伍还是升学?	44
第五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上） · 胸戴大红花 · 紧张的军训开始了 · 学一点真正的本领 · 第一次出海	60
第六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下） · 为许世友将军开船 · 星子县之行 · 封江事件 · 告别军营	81
第七章	茫茫求业路 · 又一次犯了血尿 · 登上讲台，为人师表 · 带队旅游	103

第八章	天作之合	113
	· 雪夜南门外· 苦与甜的协奏· 新婚的日子	
第九章	新的天地	124
	· 进了农机二厂· 白石头新居· 先进典型	
第十章	非常岁月	137
	· 住宿交待· 大雪压青松· 旧墙轰然而坍	
第十一章	蓄势待发	154
	· 为生计而奔波· 小院读书· 去风亭	
第十二章	是金子总会发光	165
	· 局长“三顾茅庐”· 过五关，斩六将· 风雨征程	
第十三章	初涉商海	176
	· “三无”企业· 去北京借款	
第十四章	第一桶金	184
	· 拉紧器· 罗伯茨来了· 节外生枝	
第十五章	掘进一座金矿	193
	· 开发搬运车· 茅台酒与质量	
第十六章	发展壮大之路	200
	· 收购燃气设备厂· 结一个金果· 5S 与 7S· 创新再创新	
第十七章	与外商打交道（上）	224
	· 太阳底下谈判· 送你“四个美女”· 两幅大标语	
	· 妻子与情人· 汉奸商人· 要钱不要脸· 后发制人	
第十八章	与外商打交道（下）	245
	· “中国货”的尴尬· 酒鬼与酒仙· 惺惺相惜· 请客送礼	
第十九章	商旅花絮（上）	256
	· 自助餐种种· 鸡尾酒及其他· 在国外闹笑话· 警察，警察	

- 停电多伦多· 得不偿失之行
- 第二十章 山水文章 273
 - 超然亭· 连福公路与群亭· 五百罗汉堂与如意塔
 - 妙峰山景区
- 第二十一章 雨后彩虹——军之魂 284
 - 至高荣誉· 团聚在军旗升起的地方
 - 电视剧《战友》· 寻找老班长
- 第二十二章 遭遇反倾销 300
 - “狼”来了· 决然应诉· “欧官”来考核· 《新琵琶行》
 - 纵横国际商界论坛
- 第二十三章 应对金融危机 320
 - 智慧过人的措施· 浅说“六换”
- 第二十四章 商旅花絮（下） 325
 - 皇家赛马节与西装· 历险“死亡谷”· 幸福之旅
 - 近观“哭墙”· 走进联合国
- 第二十五章 大爱慈善之心 342
 - 扶贫济弱，似水柔肠· 大地震及慈善榜
 - 企业是树、职工是根· 他有很多朋友圈
 - 慈善是快乐的事业
- 第二十六章 心中有盏佛灯 361
 - 把一切都放下· 精心雕建石窟寺
- 第二十七章 文心如酒 371
 - 在飞机上写作· 便引诗情到碧霄· 格言警句
 - 读书的乐趣· 挥毫落纸如云烟· 戏剧情怀

第二十八章	尊严与价值	392
	· 设立储吉旺文学奖 · 北大讲课 · 十八届敬老会	
	· 一次精彩的发言	
第二十九章	绚烂多彩的企业文化	406
	· 你是如意的员工 · 西林园 · 《如意报》及《诗传》	
	· 五彩的文体之花	
第三十章	如意精神	417
	· 企业家的素质 · 新的一页 · 如意是什么？	
后 记		429

每逢良辰佳节，中国的城市乡村都会挂起一盏又一盏红灯。夜幕中，星星点点，千灯相照，如诗似幻，灿红一片，融合成一幅喜庆、祥和、静好的岁月之画，人们称它为“如意之灯”。

——作者题记

第一章 风雨童年

四朵喇叭花

初夏了，西林村的四周群山分外翠绿起来。满山的花草树木仿佛憋足了精神，突然迸发出来，热烈着，蓬勃着，呈现出一片生机。

这一天，储吉旺照例去放牛。

他已经九岁了，九岁的孩子该上学了，他没有。西林村子小，没有小学。离村最近的铜岑脚有一所小学，四里路远，吉旺长得矮小，每天让他去走这么多的路，还要涉过从茶山流下来的九曲十八弯的溪，父母不放心舍不得。

小吉旺骑在牛背上，哼着山歌，乐悠悠的。他把一双赤着的小脚跷得高高的，七、八岁放牛开始，他从不穿鞋，上山落岭，涉水过溪，稚嫩脚底，早已被泥沙荆棘磨出厚厚的茧子来。

太阳挂在头顶，明晃晃的，热辣辣的。该吃中饭了，他和他的小伙伴招呼着回家。

倏然，一束明媚鲜艳的百合花映入了他的眼帘。这是一束多么漂亮的百合花，由四朵喇叭一般的花朵组成，金黄色的花蕊从喇叭口子里吐出来，艳得令人眩目。他从小满山地走，遍野地跑，看遍了各色花草，没见到这么漂亮这么硕大的花朵。

噌的一声，他从牛背上滑落下来。

几乎是同时，几个小伙伴都从牛背上滑落下来。

他们都见到了这束长在荆棘丛中美丽的花。他们都想去摘花。

有一个放牛女娃叫苏英，年龄比吉旺大，她飞快地从正面草丛往上攀；小吉旺个个人灵敏，从背后荆棘往里钻，正当他的小手快要摘到那朵花的时候，他忽然失声地叫了起来——哎唷！

他的左脚小腿上，被什么咬了一口！

他立刻感到火辣辣的钻心刻骨的痛！

他本能地大叫起来：“蛇！蛇！我被蛇咬了！”

小伙伴们一听有蛇，一个个吓得飞奔而逃。

小腿上已是血肉模糊。小吉旺顾不得疼痛，也顾不得赶牛，一口气飞奔到家里，对着母亲嚎啕大哭：我被蛇咬了，被蛇咬了……

母亲一把抱起儿子，看着儿子腿上鲜血直流，吓坏了。她不知如何是好。

灵敏的小吉旺想起了平时听人讲的话，被蛇咬了，必须用头发丝把伤口上部扎住，否则，毒血流到心脏去，是要死人的。

母亲连忙用剪刀剪下一绺头发来。此时，父亲，还有伯母都赶来了。父亲急忙用头发把小吉旺的腿紧紧扎住，又用烧酒把伤口洗了一遍。烈度的酒刺在血肉里，小吉旺痛得哇哇大叫，母亲在一旁心疼地揩着眼泪。她已经心疼得流泪了。他们让人采来“哑哑莓”，嚼糊了，敷在伤口上，这是当地治伤的土办法。然后，让小吉旺躺到了床上。

父亲问：还痛吗？

痛。

又问：是钻心的痛？还是一般的痛？

像火烫着一样的痛。

父亲说，这不是蛇咬的。蛇咬了，会留下细小的牙印，也不会咬在小腿上，蛇咬的部位还要低。一定是老虎咬的，小老虎咬的，你踏进虎窝了。

我被老虎咬了吗？小吉旺心头一悚，骇得脸色发白。父亲的话无疑是权威。一直传说茶山里有老虎，可是谁见过老虎呢？众人都猜测着。这个话题，直到储吉旺长大以后，仍然引起大家的疑问，然而，被什么野兽咬了一口，那个大大的伤疤，至今还鲜明地烙在他的小腿上——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小吉旺醒了。

他的眼前——旧式眠床的床檐上挂着一束由四朵喇叭般花朵组成的百合花，白色的花瓣，嫩黄的花蕊，分明就是他要摘的那一束。而此时，他忽然觉得那花不怎么美丽了。要不是为了采摘它，还会惹出眼前的祸祟吗？父亲进来了，他说，他带着柴刀和钢叉，把那片树丛砍个精光，也没见什么野兽，大概小老虎已经跑了。

下午，小腿很快红肿起来了，样子很吓人。扎着的头发丝，深深地陷进肉里，勒出一条又紫又青的痕，又痒又痛。家里的人又急起来了，怎么办？如果这样溃烂下来，将不可收拾。大家作出决定，立即送茶院去治疗。

茶院是个大村，乡所在地。离西林有七、八里路远。

父亲和堂嫂轮流背着小吉旺往茶院走。走到一个叫岩头冲的地方，被穿着粗布军装背着长枪的军人挡住了。

“老伯伯，你们去哪里？”一位年轻的军人和善地问道。

“长官，小孩被蛇咬了，到茶院去看医生。”父亲边说，边捋起小吉旺的裤腿，让他看。

年轻的军人很同情，看着小孩子红肿的小腿，说你们快走吧，这路封锁了。

父亲又继续背着小吉旺往前走。父亲说，这些部队是三五支队，是穷人的军队，打土匪的。看样子，这里要打大仗了。

到了茶院一个简陋的卫生所，擦了一点碘酒和红药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父亲仍然不放心。便决定再去墩头庙求药。

墩头庙是茶院乡上徐村里一所小小的庙宇，只有二、三间屋面大，一个小小的道地。屋内塑着菩萨。父亲合手拜了拜，许了愿。只求菩萨保佑，早点让孩子的伤口好起来。然后撮了一点香灰带回家里。小吉旺的外婆家就在茶院，本来，按父亲的意思，让小吉旺留在茶院外婆家养伤，倘若伤势转重，求医求药也方便一些。然而小吉旺死活不肯，眼看就要打仗了，他怎么能离开父母？倘若父母有了意外，他小小年纪怎么办？父亲拗不过他，便又背他回了西林。

天已经昏黑了。山村的暮色降落得更早一些。家里点起了灯，微弱而昏黄的灯光映着一家子的焦急。小吉旺腿上的红肿不但没有消退，而且开始溃烂。

父亲和母亲一商量，决定用土法去毒，他们把求来的香灰拌在一碗清油里，要儿子喝下去。

清油的气味极为难闻，一闻就让人恶心，小吉旺哪里能喝得下去？母亲说，你屏住气，一口气喝了。清油滑肠，可以去毒，熬一熬就过去了。

为了治好伤，小吉旺必须听话。他屏住呼吸，一口气喝下了这碗清油，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般难受。果然，不久便泻肚了。一连泻了几次。不知是清油的作用呢，还是香灰果然生了灵验，红肿的伤口有所收敛，疼痛也减轻了。

数天以后，那个血肉模糊已经溃烂、样子极为怕人的伤口开始结痂。全家为之庆幸。那个鸡蛋一般大的伤疤，至今留在他的左小腿上，可以说，这是储吉旺人生中的第一个挫折和磨难，它仿佛在预示，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他勇敢地去面对。百合花之类的东西，虚有其华，不取也罢。很多年后，他的事业获得成功，为了感恩年少时那场事故的逢凶化吉，他尊重当地的风俗，捐款重修了墩头庙，并题了字。

茶山下的激战

茶院回来的当天晚上，一家坐在院子里乘凉。满天的星星眨着晶亮的眼睛，俯视着这人间的普通山野，山风吹来凉丝丝的，挺舒服。

这是江南山村典型的农家小院，黄泥铺地，溪坑卵石垒成的围墙上爬着葫芦丝瓜，虽然养着鸡鸭，勤劳的母亲还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小吉旺坐在慈爱的父亲的怀抱里，喝了清油，泻了肚子，他浑身无力，伤口还在火辣辣地痛。这个贫寒的家庭让他感到依赖和温暖，虽然粗茶淡饭，虽然没有好衣服好鞋子穿——他从没穿过一双新鞋和一件新衣，穿的都是三套衣，大哥穿旧小哥穿，小哥穿破，他接着穿。穿到他的身上，已是补补衲衲的了。但是，他依然感到亲情的温暖。他是最小的，宁海人称最小的为“刮脚桶”，父母当然宠着他。

那天夜里，院子里乘凉的人多了起来，除了全家，还有一些叔伯亲份都来了。

若在往常，大家议论的话题大多是农事，风调雨顺，洪涝干旱，庄稼长势，年成好坏都是农家所关心的。西林村子小，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几乎都没有田，租的是茶院地主家的田。

而今天，话题不一样。

马上就要打仗了，地点好像就在茶山下，气氛显然有点紧张。一场拂不去的战斗硝烟似乎即刻就要在这山脚下的小村庄里弥漫开来。是的，小吉旺想起来了，下午去茶院疗伤，岩头冲一带已被封锁了。

这一天，是1949年的6月25日，农历五月廿九日。储吉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左腿被野兽咬伤，他刻骨铭心。

这个日子，离宁海县城解放——7月5日，还差十天，也就是说，再过十天，宁海就要解放。

这一天，也是宁海黎明的前夕。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尚在台州挺进，还没到宁海。由三五支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一直活跃在四明山区和附近各县。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不断壮大队伍，迎接解放军主力部队的到来。现在，他们已经渗透在宁海城乡的四周。

堂伯说：“茶山离我们这里还有三十里路，仗肯定是在茶山上打的，不会打到我们西林来，问题不大。”

有人说：“仗打起来了，子弹乱飞，怎么办？最好躲在桌底下，桌子盖上湿棉被。这样，弹片穿不进，房子塌下来也有桌子挡着。”

小吉旺的心里有点害怕，大人们说得越严重，他心里也越紧张。他多么希望不要打仗，大家平平安安的；然而，他也知道，这个世界不太平，兵荒马乱的，解放军、三五支队是穷人的军队，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土匪都是欺压穷人的。因此，他希望解放军能打胜仗。

他不会忘记，一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两件事，让小吉旺惊心动魄，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土匪来抄家。

茶山是宁海东部范围最大海拔最高的山脉，北部通象山港，南边可到三门湾。山高林密，便于隐蔽；下海落船，可以潜逃。因此，成了土匪盘踞之地。

当地民谣：

茶山岩头屋栋高，
望得茶山岩下仙茶泡。
望得五屿门外有强盗，
望得镇海关口放大炮。
茶山岩头屋栋高，
望得宁海城里出英豪，
望得毛屿小村人头挤，
望得石浦斗门廿四道。

可见茶山地势之险要。

西林村位于茶山脚下，是土匪进出最便捷的口子之一。土匪一进村子，百姓便遭了殃。柯鸡杀鸭，抢掠财产，弄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他们在村子里喝酒作乐，饱餐一顿，然后扬长而去。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小吉旺的大哥曾经被土匪抓去做挑夫，到了邻县象山西周头，大哥以口渴为由，到山坑找水喝，壮着胆子逃回家。

有一天，土匪闯进家里，用手枪顶在他母亲的肚皮上，一口咬定，说家里藏了三五支队的手枪，吓得母亲脸如土色，说从来没有见过手枪，土匪不信，立即翻箱倒柜地搜查，结果在橱里搜出一根皮带来——这皮带是大哥在山上砍柴时捡的，是三五支队战士丢下的。土匪见搜不出什么，便以窝藏皮带为由，把一些好吃的东西都抢走了。

小吉旺站在角落里，又怕又恨。怕的是，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母亲被土匪用枪顶着，让他心惊肉跳，万一枪扣扳动，子弹射了出来，怎么办？母亲不是丧命了吗？恨的是，这些土匪强盗，欺压穷苦百姓，竟然如此凶狠，横蛮无理！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他的家里，他亲眼看到了一位三五支队战士被审讯，被用刑，被迫害。

这一带的土匪头子是任小青。任小青兵痞出身，拉起一支队伍，为非作歹，后来投靠国民党军队胡常英。他横行乡里，枪杀我方干部，罪恶累累。一天，他的部下抓了一个三五支队的战士，押到西林。

刑讯的地点就设在小吉旺的家里。

他们把那个战士绑在柱子上，然后让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就是“老虎凳”。当一块一块砖头从他的脚底垫上去的时候，战士疼得大声叫喊。豆大的汗珠从他蜡黄的脸上滚落下来。他们逼他讲出共产党和三五支队。

战士坚强不屈，不肯吐半个字，当场昏死过去。

几个匪徒用勺子在水缸里舀了水，迎面泼去。战士苏醒了。

“招不招？”匪徒喝道。战士依然没有半句话。

这下子匪徒激怒了，便用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绳子绑在战士的大拇指上，吊在厨房的一根横梁上。然后，高高地拉上去。他们叫它为“飞鹅吊”。

战士依然坚强不屈。

匪徒终于无计可施了，把已经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战士拖了出去。战士的脚骨已经折断，不会走路，就把他拖到了山上。他们要处死他。但是不能放枪，枪声会引起惊动。匪徒用三根柴棍，把他活活打死了。

年幼的吉旺，躲在门背后，从门缝中窥见了这惨无人道的一幕。他看得惊心动魄，汗毛凛凛。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也参了军，他也入了党，一个勇敢无畏的战士形象始终植在他的心头。他想，战士是他的榜样。

那个战士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个无名英雄。后来，嫂嫂告诉他，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三五支队的。

西林人同情他，可怜他，钦佩他，当天夜里，为他收了尸，埋在山岭上。

这两件事，给年幼的吉旺印象实在太深，他无法抹去。现在，又要打仗了，就在茶山的脚下。他的心底里怎么不会升起一股强烈的情绪呢？解放军快把土匪消灭了吧！

正在此时，来了两个村干部——为了迎接县城的解放，游击纵队、武工队以及外围力量发展很快。他们告诉大家，解放军大部队快要到了，他们要协助解放军，消灭县城周边的土匪势力，不能让土匪跑了。

他们要小吉旺的父亲，两个哥哥，还有堂兄都去站岗放哨，协助武工队。父亲和大哥、二哥跟着走了。院子里忽然静了下来，静得有点可怕。

突然，小麦坑那边传来了“砰砰”两声枪响。接着，枪声大作。

“打了，打响了。”母亲吓坏了，连忙把左腿受伤的小吉旺扶进屋子，慌

慌张张地关上门，让小吉旺躺在床上，嘱他不要响动。

小吉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心里想着，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仗不会打在西林村上吧？不是说，在茶山下打吗？枪声怎么这么近呢？

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激烈。机枪声，还有小钢炮的炮声响成一片，爆炸声震得房屋在颤动。一道道耀眼的光亮仿佛就在眼前闪烁。小吉旺吓得对母亲说：“我们赶快把棉被弄湿，钻到桌底下去吧。”母亲说：“别声张。”

“轰隆！……”一声巨响，好像是隔壁的厨房被打塌了，接着，响起了冲锋号，紧急的哨子声，门外有人在大喊大叫：冲啊，冲啊……

三个小时后，枪声渐渐小了。村子里恢复了平静。

天亮时分，小吉旺在母亲的扶持下，开了门。

一看，他呆了。只见厨房一片狼藉，顶上的两根梁已经炸断，吊在半空，碎瓦落了一地。再到后门一看，子弹壳满地都是，足有两箩筐之多。原来，游击队的重机枪就架在他家的门口，他的家成了战场的最前沿。幸亏敌人的火力没有猛烈，否则，他的家早变成了一片火海、瓦砾。但是，也传来了消息，我方有五个战士牺牲了，遗体躺在村口的大路上。此时，父亲回来了，大哥小哥也回来了。昨天晚上，他们被派往村口站岗，也不知娘儿俩是否安全。现在全家团聚，自是一番庆幸。都说是解放军、游击队保护了他们全家，便和村里的人一起去抬伤员，处理解放军战士遗体去了……

没过几天，宁海解放了。

《宁海县志》记载：1949年7月5日晚8时，解放军61师183团率先向崇教寺守敌攻击，占领崇寺山。181团2营、3营歼跃龙山守敌后，即以炮火轰开南城门，冲向县前，与183团会合，分头占领国民党宁海县党部、县政府和警察局，当晚10时，宁海县城宣告解放。

翌日，县城里的孩子都涌到了大街上，包括我，看解放军背着枪支，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街心，欢迎的人群挥舞着红绿小旗，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场面相当激动人心。而在山村里的小吉旺是看不到这个场面的，他看到的是解放前夕城里孩子看不到的血与火，要比城里孩子看到的更惊心动魄。至今，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里……

第二章 家道渊源

储光羲之后

1942年12月3日，即农历十月廿六日的傍晚，储吉旺出生在宁海县茶院乡西林村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

西林村很小，大多姓储，外姓只有三户人家。按宁海的地方习俗，西林村其实可以称作储家村。但当时它的原名叫西凌，不知是哪位有文化的人取的，因为村子位于茶山西麓的小溪旁。后来，老百姓更习惯于通俗浅白，便改作了西林。

西林村的历史并不长，是储吉旺爷爷的爷爷迁来的。

爷爷的爷爷叫储福府，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道光年间去世。他原先是住在宁海城内的，系储氏宁海城内三房的人。追溯储氏在宁海的家族史，最早的始祖是储尹之。

储尹之，字思弼，号赤岩，宋元佑三年（1088）登榜进士，官至台州刺史。据民国十年（1921）宁海《储氏大宗祠谱》记载，“高宗南度，金人据汴，遂家宁海三台坊。”也就是说，祖籍江苏丹阳（今金坛）的储尹之中了进士以后，当了近四十年的官，宋高宗南渡后，退休养老，把家迁到了宁海。

台州离宁海很近。七、八十公里的路程。那时候，宁海是属于台州的，

这大约成为储尹之选择搬迁地的原因之一。

从此，储氏在宁海繁衍兴旺起来。传至五世，又出了一个进士储国秀。

储国秀不仅聪颖特绝，才华出众，而且深以宁海人为自豪。他在城内的住处，距桃源桥仅一百九十步之遥，故称桃源主人，据《崇祯宁海县志》载，桃源亦系宁海之通名，一直传诵至今，亦为宁海城关地标之一。有朋自东都来，问及宁海的山川风物，历史名胜，储国秀作了一篇情深意长的《宁海县赋》，洋洋千言，文如泉涌，如数家珍般描述了宁海的大好风光及渊源历史，成为一份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宁海文史佳篇。

如果再往上而溯，便说到了储光羲。

储光羲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在灿烂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唐诗是其中一座高峰。储光羲虽然不能与李白、杜甫、白居易齐名，但能在浩如烟海，群星璀璨的诗人中占有一席之地，足见其才华出众，殊属不易。他在盛唐之时，与王维、孟浩然可以比肩，他的山水田园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流传至今。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江南曲四首》，其三曰：“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轻舟”，传为佳作。

2004年至2006年，宁海作家竺济法在完成了《非常儒商——储吉旺传》以后，潜心编著《浙江宁海储氏宗谱》，为了考证宁海储氏的渊源，他携着宁海的《储氏大宗祠谱》，奔走在江苏、上海各地，查阅了各种储氏宗谱，最后证实了宁海储氏系唐代著名诗人、监察御史储光羲的后裔，将宁海储氏的先祖从宋代的储尹之推前至唐代的储光羲，为储氏家族正本清源，追根寻底，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储吉旺亦为此而高兴。竺济法多次撰文，详细叙述了其中的各种艰辛及可喜成果。

由此可知，储吉旺为唐代著名诗人储光羲43世后裔。现在，让我们回到储吉旺爷爷的爷爷储福府来。储福府为什么要把储家从热闹的县城中心迁往偏僻的茶院西林已不可考。想来其中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原因，才使他作出决定迈出人生非同寻常的一步。祖传的避乱是其中一说。从嘉庆到道光，宁海有何重大之乱要避？县志亦无详细记载。

这一切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抉择对高祖储福府来说需要何等的勇气，他将付出何等的代价？那时候，西林是茶山脚下的一片荒野，一条小

山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一切都要赤手空拳，白手起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他与家人搭棚造屋，开山种地，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建造起真正属于自己的赖以栖息的家园。若非有一种超常的坚毅和勇气，何堪以成？

历经一百余年的繁衍传承，便有了后来西林村的格局。

从储光羲到储尹之再到储福府，储吉旺的祖先经历了一条艰辛曲折的家族迁徙之路，纵横南北，奔波千里，一支储氏的嫡系便落户在西林。祖上的一点血脉以及文气传递到储吉旺身上时，已经历了一千余年。

其实，唐朝的储光羲太遥远，宋朝的储尹之也很遥远，只能沾一点光辉而已，真正能够触摸其体温并影响储吉旺人生的只能从爷爷开始。虽然，他也没有见过爷爷的面。爷爷叫储康森（1864—1905）。西林始祖储福府的孙子。

爷爷的一生很短暂，只活了42岁。但是爷爷的生命质量很高。他励志苦斗，奋发有为，且怀着一颗大爱慈善之心。他其实没有读多少书，由于天性聪慧，勤奋好学，练得一手好字，凡乡里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的笔墨。

他不甘父辈的劳作于山野田间，他要走出西林，经营属于自己的各种企业作坊，他先后在茶院创办了酒厂、染坊、砖瓦厂，还到渔乡石浦贩卖鱼鲜，这都会比务农赚更多的钱。他成了宁海乡间最早的一批工商业主之一。

然而，命运多舛，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落到他的头上。42岁那年冬天，很冷，阳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他含辛茹苦地把家乡的柴爿装上小船，运到渔山列岛，卖了，又装了渔货，运到上海贩卖，回家途中突然遇上一伙强盗。赚来的所有银元及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不屈，遭到了毒打。身上的衣裤被剥去，只剩下衬衣内裤。

寒冷，饥饿，劳苦，怨恨。生性好强的他咽不下这一口人间怨气。一场大病卧床七天，让他含悲撒手人间。那一年，是1905年。中国正处在民主革命的前夜，清政府昏聩腐败，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昏暗沉沉。

爷爷的不幸去世，给储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创伤。为办厂借了许多债，一直悬挂在后代的心上。家道中兴的梦想如豆芽一般被无情的风雨摧折了。但是爷爷的形象却留在了储家后代的口碑里。他的坚强和刚毅，尤其是他的大爱慈善之心，一直被他们后代所传颂。

储吉旺从小就听熟了爷爷的故事，给他印象很深至今难忘的有这么三则：

其一，爷爷结婚时，西林村热闹非凡，摆了几桌酒。来庆贺的亲友们都坐了，还有几个位子空着。而门口的几个乞丐——宁海人称之为“讨饭人”，却敲着竹板，唱着莲花落，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恻隐之心动了，说，让他们也来吃吧，便邀他们入座。

同桌的几位亲友如何能容忍？与要饭的乞丐同桌吃饭，岂非耻辱？

爷爷说，讨饭人也是人，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为何不能平等相待呢？你们委屈一些吧。爷爷的语气很真切，很诚恳，众人被感染了，听了。

这件事对储吉旺感触很深。很多很多年以后，储吉旺只要见到要饭的人，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是不是爷爷的种子在储吉旺的身上生根开花？

其二，爷爷曾立过一条家规。有三件善事必须要做：一，人家结婚有困难，向你借钱，必须借给他，这是成人之好；二，人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缺钱少粮，度日艰难，必须尽力相助，这是雪中送炭；三，人家生病危急，向你伸手，必须解囊相助，这是救人于危难。爷爷的家规无不体现了他的一片大爱慈善之心。

其三，爷爷信佛，乐善好施。家乡的上洋庙，就是他一手创建的，成了当地百姓寄托心愿，善行天下的场所。爷爷去世后，储吉旺的父亲储安相，继承爷爷的遗愿，以自己泥水匠的专长，数度修缮此庙。直至2001年，寺院因兴建水库而搬迁，储吉旺慷慨解囊，扩建成规模显赫、香火鼎盛的西林寺，此为后话。祖孙三代建庙扩寺，传为佳话。

储吉旺没有见过爷爷，爷爷的形象却一直活在他的心中，爷爷的品格基因，一直生长在他的身上，并且发扬光大。他也没有见过奶奶。奶奶没有文化，裹着小脚，是农村里最普通的农妇。爷爷在茶院办作坊，她呆在西林管家。她勤劳，善良，而且豪爽。茶院人一直流传着对奶奶的一种印象：爷爷有许多朋友要到西林去，到他的家去。奶奶会接待他们。奶奶拿起铜茶壶，扎进酒缸里，舀出满满的一壶自酿的糯米酒来：来来来，喝酒喝酒……边说，边斟在粗瓷碗上，满满的一碗又一碗，让朋友们开怀畅饮……

爷爷的去世，给她带来了难以抚平的痛楚和创伤，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苦和艰难。她临终时，用微弱的声音说：世上只有人断路，没有路断人啊。

后来，储吉旺一直在思索，奶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终于悟清了。